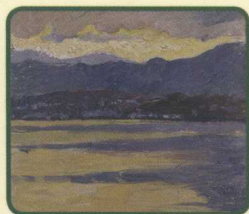


Twilight in Italy

意大利的黄昏

[英] D.H. 劳伦斯 著 李菲 译

D. H. Lawrence



上海三联书店

Twilight in Italy

目 录

意大利的黄昏

〔英〕D.H.劳伦斯 著 李菲 译

第一部分 山岭间的十字架 / 1

第1章 纺纱工和修道士 / 19

第2章 柠檬园 / 33

第3章 看戏 / 58

第4章 黄昏 / 71

第二部分 在加尔达湖上 / 17

第1章 黄昏 / 31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意大利的黄昏 / (英) 劳伦斯著; 李菲译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6.10

ISBN 978-7-5426-5683-4

I. ①意… II. ①劳… ②李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5977 号

意大利的黄昏

著 者 / [英国] D.H. 劳伦斯

译 者 / 李 菲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

特约编辑 / 郭挚英

装帧设计 /  灵动视线
TEL: 010-65169422

监 制 / 李 敏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<http://www.sjpc1932.com>

印 刷 /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9×1194 1/32

字 数 / 129 千字

印 张 / 6

ISBN 978-7-5426-5683-4/I · 1159

定 价: 28.0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分 山岭间的十字架 / 1

第二部分 在加尔达湖上 / 17

第1章 纺纱工和修道士 / 19

第2章 柠檬园 / 33

第3章 看戏 / 58

第4章 圣高登齐奥 / 87

第5章 舞 / 103

第6章 “硬汉” / 111

第7章 约翰 / 119

第三部分 漂泊的异乡人 / 131

第四部分 归途 / 155

第一部分 山岭间的十字架

的都市又成了荒凉干涸的沙漠。翻山越岭，穿过奥地利西部的蒂罗尔山区，穿过茵斯布鲁克、博岑（意大利城市博尔扎诺的旧称），翻山越岭，抵达了意大利的维罗纳。曾经，德国国王不论是率众出去南巡，还是从风景瑰丽的意大利返回德国，大队人马都会气势浩荡地从这里经过。

现在，昔日的浮华德意志还留有几分呢？德国的帝王难道没有继承古罗马帝国的遗风吗？古罗马也许并不是真实的帝国，不过声势曾盛极一时，辉煌无限。

也许德国人天性就是狂妄自大的吧。如果每个民族都能明白自己的天性，如果每个民族都去了解彼此的特性，和谐共处，那么一切会变得多简单啊。

现在，再也看不到气势浩荡的大队人马翻山越岭，去往南方的壮观景象了。驿道上曾经热闹非凡的景象已经被人们遗忘。但驿道还在，驿道上的路标也还在。

十字架就立在那里，它们不只是驿道的路标，更与驿道密切相关。当年，帝国的队伍受了教皇的祝福，由大主教陪同，将这

个神圣的标志物竖立在山间，就像种植树木一样，它们又在所在的环境中生长、繁殖。

进入巴伐利亚山间，就会发现这里别有洞天，这里的宗教信仰也不一样。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，与世隔绝。也许，这里就是那气势浩荡的大队伍的栖息之所吧。

沿着开阔、干净的道路进入山间，人很难留意到那些十字架和庙宇。也许人们已经失去了兴趣。十字架本身是微不足道的，是一件令人感伤的工业造物，灵魂漠视它。

但是，这些十字架在护篷下若隐若现，给整个郊野营造了一种不一样的氛围，空气阴郁而凝重。十字架在山顶雪光的映衬下，看起来异常明亮，而地面上仍然一片黑暗。山上的光芒非常轻薄，看起来很怪异，充满奇妙的光辉。那些十字架在宽阔而芳草丛生的驿道旁时隐时现，尖尖的护篷下有一个阴影，给人一种神秘感。

一天傍晚，我独自在山脚的沼泽地里散步，天空一片灰蒙蒙，山峰近乎漆黑色，让人感觉十分阴森恐怖，这时我突然清醒过来。岔路口竖着一个十字架，耶稣基督的双脚间夹着一丛枯萎的虞美人。我先看到的是虞美人，然后才是基督。

那座十字架年代久远，实际上是一位巴伐利亚农民的木塑像。耶稣基督就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位农民。他颧骨宽阔，身强体壮。他朴素的面庞平静地注视着远处的山，脖颈已经僵硬，仿佛在抗拒那紧紧束缚着他的铁钉和绳索。这个人肉体低到了尘埃里，然而却仍然透着一股高贵的气质，这种高贵不会随着环境改变而消失。他的灵魂平凡近乎虚无，十字架上的这位农夫拒绝摆脱自己所承受的磨难，他没有屈服。他聚精会神，意志坚定。他就是

他自己，无论周遭环境如何变化，他矢志不移。

沼泽地那边，有一间低矮的农舍，房檐平坦，农舍的窗口透出一小片橙色的灯光。我记得，农舍的主人和他的妻儿从早忙碌到晚，沉默而专注，将干草从淅淅的雷雨中抱回草棚，然后继续在连绵的雨中劳作。

农舍的主人面朝土地，脊背弓得几乎成了一个圆；他的双臂抱着干草，干草轻柔地贴在他的胸前，既给他冰冷的手臂和身躯送去了一丝温暖，也将干草的芬芳送入他的心脾。大雨淋湿了他的双肩，衣服紧贴在他炽热而结实的肌肉上，清凉的雨水顺着肩头悄悄地流到脚上，让人感觉到丝丝凉意；这是一种让人畅快的体验，是各种生理感觉的活跃交汇。这真令人陶醉，就如同一剂催眠的猛药，在雨里扛起一大堆干草，蹒跚着穿过草地进入棚屋里，将肩上的干草扔到棚里的草堆上，然后一身轻松地回到冰冷的滂沱大雨中，再次开始劳作，反反复复，将那一堆堆干草分别运进草棚里。

正是这感官的觉醒与活跃让人的身体充满活力，甚至给思想也注入了活力，并且能让心灵安静下来，不再浮躁。而这种身体所经受的体验和安静的心灵，最终成了一种束缚，成了一个十字架，让农夫永远背负着。这种感官的体验会使农夫的生命终结，它让他近乎疯狂，因为他无法逃脱。

头顶上，山间那道奇怪的光辉一直没有散去，冰冷的河水顺着粉红色的浅滩淌进了黑漆漆的松林里，人能听到冰的破裂声和水哗哗流淌而过的声响。

冰雪的光辉灿烂夺目，似乎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融。它们

超越了所有生命、所有血液之中涌动的激情。所以，人必须活在自我否定的光芒之中。

巴伐利亚的人们，无论男女，都有一种非凡而澄澈的美。他们高大、单纯、端庄，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，瞳孔小而紧缩，虹膜非常敏锐，就像是纯洁的冰面上反射出来的光线一般。他们强健有力的四肢和笔挺的身躯非常独特，像是雕琢出来的生命，镇静而冷淡。他们所到之处，一切都会后退，好像遇到了清冽的冷空气一样。

他们的美是那样奇妙，这样澄澈的冷淡，好像每一个人都会逐渐将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，永不与外界沟通交流。

但他们也很随和，他们几乎是唯一有艺术天赋的种族了。他们更是凭借天生的直觉而演出神秘的剧目，他们在山野间唱着不为人知的歌谣，他们喜爱神话和哑剧，他们的宗教游行和节日都非常感人，且庄重、热忱。

这是一个极力追求神秘感的民族。每一个动作都源自本心，每一个表情都在述说他们的情感。

学习凭借的是感性的经历，思想则有神话、戏剧和歌舞来滋养。一切都与血液、与感觉息息相关。唯一没有关系的是神智，神智是生理热能的汇聚，它没有被分割开来，而是被埋没了。

与此同时，头顶上的雪一直透着恒久、否定的光辉。雪光的下面是生命，火热的血液喷壶精心浇灌着生命的幼苗。然而上面却是那道永不改变的并不真实存在的光辉。生命之河也逐渐淌入这恒远的光辉之中。夏天经过这里，土地上开出蓝色和白色的花儿，星星点点，非常美丽，人们劳作、休息、死亡，融入头顶那

灿烂而冷冽的光辉之中，它一直在等着所有存在的事物重新回归。

问题的答案已经昭然若揭，农民再没有别的选择。命运之光已经照到了他，就是那永恒的、不可想象的、并不存在的存在。而我们的生命，集合了劳动与肉体的温暖，一直在追赶头顶那永恒不变的光辉，那不融的雪所透出来的光辉。这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。

无论是歌舞、戏剧还是爱、仇恨、残暴的传播，无论是劳作、懊悔或宗教，问题最终都一样归于那永恒的否定之光中。因此，那位完美的高地农夫的命运也是如此。他的身体，他的臂膀，他的面容，他的活动，无一不透着美感，一切都被雕琢得恰到好处。没有波涛汹涌，没有希望，也没有改变，一切都是永恒的存在。问题是永恒的，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更改。所有存在和消逝的事物都是那永不改变的问题的一部分。因此，没有什么成，也没有什么逝。所有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存在。因此，那位巴伐利亚农夫独特的美也是如此。

这一点在十字架上也很明显。木雕的塑像保存了它的精华。那张脸上面无表情，看起来很僵硬。人们只有到了这里，才会惊讶地发现，这地方的男女面容如此平静、俊美、质朴、单纯，背后也有吝啬、神秘、残忍。这都是那种美的一部分，是一种温婉单纯的美。基督的身体也是僵硬的、笔直的，然而其比例非常完美，不变的张力让它形成了统一的整体。它没有动作，也不可能做任何动作。这个人最终被固定了下来，整个身体都被束缚住了，看上去非常完美。身体里还被钉上了钉子以固定，但那副身躯并

没有逐渐丧失生气而死去。它明白，自己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，也确认了那些感性经历的绝对真实性，所以它坚挺着。但他接受了那坎坷的命运，在那命运中他是全能的，能体会到所有感官经历的快乐。因此他一心接受了那命运和神秘的快感，他是完美的。他的感官体验是至高无上的，近乎生死交融之境。

它是永恒不变的，无论是在山坡上割草，砍木头，还是划船渡过满是冰凌的河流；无论是在酒馆里买醉，做爱，还是演哑剧，憎恶；无论是虔诚地跪在香火缭绕的庙宇，跟随众人一起去祈福，还是为耶稣圣体圣血节（复活节 60 天后的一个周四）的盛宴砍桦树，都是不变的，那种深沉的、有力的、神秘的感性经历就是他的全部，他没有顾虑，就在那永恒不变的问题之中，在那永恒的不融的冰层之下，至高无上，无可超越。

离开这里，朝奥地利的方向而行，沿着伊萨河北上，随着河流越变越细，河水更洁净清澈，气候也愈加冷冽，由于花儿的点缀而更显秀美的北方山峦也变得黝黯起来。在山上，我见到了一位小耶稣像，他看起来像是那里的主宰。路旁边就是河流，河面上布满了冰凌，流经那些岩石和如鬼魅一般的松林，两侧的浅滩是粉红色的。空气冷冷的，显得很坚硬、沉闷，一切都是冷冷的，互不相关。路边的一个小玻璃盒子里有一个小小的基督塑像，头枕在手上，他沉思着，有点疲倦，却很执拗，眉毛很奇怪地上扬起来，手肘支在膝盖上。他独自坐在那里，梦想着，沉思着，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荆棘王冠，身穿一件小小的红色法兰绒外套，显然是某个农妇替他缝制的。

他现在一定还坐在那里，那个小小的、面无表情的基督，身

穿红色的法兰绒外套，梦想着，沉思着，忍受着，坚持着。他看起来有点惆怅，好像是明白他无法接受那么多一样。然而，死亡是无可避免的。死神也无法解除灵魂的焦虑。死亡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焦虑感可以削减，但不会消失。死亡无法创造事物，也不能毁掉事物。一切照常。

那位沉思着的小基督明白这一点。那么，他究竟在思考什么呢？他耐心地思考着，沉默不语。尽管出身平凡，但他心底最渴望达成的梦想究竟是什么？“生存还是毁灭”，这可能是个问题，但却不是死了就能摆脱的问题。这不是个关乎生死的问题，而是关于存在的问题——存在或不存在。这个问题既不是坚不坚持，也不是忍不忍受。问题是，非存在是永恒的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么，究竟什么是存在呢？头顶，不散的雪光一直照耀着，永不熄灭，它吸收了所有生命的精华，永恒不变，那道并不存在的雪光永远明亮不灭。那么，什么是存在？

人登上阿尔卑斯山，翻过山顶，抵达南麓，你会再次感受到文明世界的生活。巴伐利亚在本质上是很冷淡的，至今仍然与世隔绝。那里的十字架灰蒙蒙的，看上去很古老，就像真理一样渺小。进入奥地利之后，十字架变得焕然一新了，它们被刷成了白色，看起来更大更扎眼。但是，它们仍然是当地人文化的象征。

通常，人能够分辨出某地某位艺术家的作品。在则姆谷的提洛尔中心地带，茵斯布鲁克后面，有一位雕刻家塑造了五六座十字架。他不再是那个宣扬某种信念、传达某种教义的农民了。他是个艺术家，接受过专业训练，且神志清醒，很可能在维也纳工作。他正在传达一种感觉，他不再煞费苦心地传播真理和宗教理念。

他的十字架主架位于克拉姆潮湿的谷地里，这里山高路险，白天也没有什么光线。道路上有一块大石头，旁边草木丛生，通往山口一侧。谷地中的溪流不断冲刷着这里的土地，哗啦啦地奔流在谷地中的大石头之间，永不断绝。河对面的那块石头高耸入云，天空很高很远。因此，人走在山间就像是在夜晚，在地狱行走一样。小道尽头，马车队从这里爬上山，进入闭塞难通的村庄，在那又冷又暗的山口里，有一个巨大的、惨白的基督塑像。塑像比真人还要大一点儿，他身体向前倾着，好像刚刚死去，完全发育成熟的躯体吊在手上。因此，沉重的躯体朝前方倾着，好像很快就会因自身重量而掉下来一样。

这是他生命的结束。他脸上露出疲惫而呆滞的神情，因为疼痛而更显扭曲。那张相当丑陋的嘴已经被死神封上。死亡就是最终的解脱，给人的整个身体上了一个封印，封锁住了人活着时所承受的所有苦难、疲累和拥有的欲望。

山口又潮又暗，水流不断冲刷，几乎泛滥成灾了。马车队的驾车人，从峡谷里狭窄的栈道上出来，努力抑制着兴奋的情绪，似乎要忘记自己。马车经过那个巨大的白色基督像，他脱下了帽子，却并没有抬头看，不去直视十字架。他在黑暗中匆匆前进，驾着马车爬上陡峭的山道，巨大的白色基督像悬在他头顶上。

马车队的驾车人很担心。尽管他身体强健，但他总会感到恐惧。他的灵魂并不强壮，反而因为恐惧而畏缩不前，面色苍白。头顶的山峦黝黯不明，脚下的水流咆哮不止。他的心因恐惧而伤痕累累。经过基督的大塑像旁时，他摘下了帽子，向死亡之神致敬。耶稣是死神，上帝是死神转世。

而马车队的车夫将这个已经死去的基督当成了至高无上的上帝。这位山地农夫似乎忧虑满怀，他害怕死亡，害怕生理的死亡。除此之外，他一无所知。他非常痛苦，痛苦至极。他最终的结局是死亡。因此他崇拜它，在它面前下跪，一直迷恋着它。死是他的完结，他通过生理上的痛苦接近这一完结的状态。

因此，山谷里到处都有这种死亡的纪念碑。不远处有一座桥，桥头上还有一座小十字架，也是雕刻了大基督塑像的人的作品。这里的基督胡须浓密，身形瘦削，它似乎是轻轻挂在十字架上的，而其他地方的十字架上，基督很大，肤色黝黯，面相俊朗。但是这一个，和其他的一样，都是纪念基督之死的，彻底的、消极的死亡，彻底得近乎抽象，超越了生离死别的伤感。

大家都因为生理上的苦痛、意外、突然而至的死亡而悲痛。无论在哪里，人只要遭遇不幸，就会举行小小的悼念仪式，以求得伤痛和死亡之神的饶恕。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溺水了，只剩了手臂在空中挥舞。树上挂着一幅小画，用木头框边，画中描绘的正是这样的场景，地点正是挂画的这里。同样地，岩石上也有一幅稚嫩的小画：一棵树倒插在一个人腿上，血液飞溅。奇怪的是，钉在事发地的画中总能透出痛苦和恐惧。

那么，这才是敬奉，对死亡的敬奉，以及对导致死亡的残暴行径和痛苦的敬奉。这听起来很残忍，很凶险，其实，死就是生命的回归，沿着我们出生时的那条血液之路回归。

翻过通往罗马的驿道上坡，眼前的景象与之前的截然不同。这里的基督像个性迥异，他们差不多都是仿真的。有一位基督十分英俊，头发都经过精心雕琢，看起来很大气，跟意大利诗人加

布里埃尔·邓南遮的儿子一样，摆出一副受难的圣人的模样。这位基督的殉难方式是最文雅的。这种风雅很重要，非常具有奥地利风格。人们几乎能想象到，年轻的男士用这样惊人的、自创的方式，很受女性喜爱。这也是十足的维也纳风格的方式。这里面还能透出男性的勇敢和热切。个人的骄傲感总能战胜每一次困境。最纯真的骄傲感和满足感，精心打理好的头发，大方的举止远比死亡和痛苦重要得多。这样做也许很蠢，但同时也令人钦佩。

然而，越是靠近通往南方的小道，十字架的影响力也就越弱，越感性。被塑成的基督抬起头来，非常遗憾地转动眼睛，是典型的圭多·雷尼风格。这样的基督太让人怜悯了。他们抬头看着天空，只想着自己，自怨自艾。放大了看就是一株死去的风信子，正是花期，却已死去，仍不失其美丽。年轻的男性躯体躺在十字架上，就像一株枯萎的花，好像它本来就应该是死的一样。死亡是多么可爱，多么刻骨铭心，多么真实，多么令人高兴啊！这才是真正伤感的灵魂。

还有其他普通的，制造出来的基督模型，看起来就不那么有特色了。它们看起来跟我们在英格兰看到的基督像一样寻常，毫无特色。但这些塑像有红色的裂纹，血红色的画面，非常震撼。

过了布里纳山口，我只看到了一些庸俗的、令人哗然的十字架。基督像的胸部和膝盖上有巨大的裂痕，猩红色的油漆倾泻而下，十字架上的塑像变成了红白条纹相间的样子，看起来很奇怪。

山间驿道上，角落里的岩石被当地人上了色；通往金茨岭的道路上，岩石被涂成了蓝色和白色的环状；通往圣雅各大教堂的道路上的，则涂成了红色。因此，人就是跟着这些蓝色和白色的

环或者红色的石块而找到路的。这些石头上的红色油漆，跟十字架上的一样红；不过，十字架上的红色是漆上去的，而石头上的红色则像猩红的血液一样触目惊心。

我还记得伊萨的那个沉思的小基督，穿着红色的法兰绒外套，头戴金色的荆棘王冠，对我来说，尽管外界的一切那么血腥，他却很真实，弥足珍贵。

“达达兰，穿上你的锦衣——穿上法兰绒。”他的外套是红色法兰绒的，我为什么就那么开心呢？

翻过山，圣雅各教堂附近，距铁路很远的路边，有一座巨大的、很重要的教堂。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，外面是亮眼的粉红色和奶白色相间，还有小拱门，看起来富丽堂皇。里面的基督像是我所见过的最特别的一座。他身强体壮，坐在十字架后面，也许是刚刚复活吧，旁边还有坟墓。他斜坐着，似乎困境已经结束，混乱已经平定，只有经历的回忆还在心中。他身体强壮，全身赤裸，已经被击溃了，但还是有些血色。脸上的神情却很恐怖。他的头偏向一边，看向了肩膀后面。这张死人的面庞上的神情，真是令人心惊胆战。眼睛看着人，却没有任何神情，似乎只看到了自己的血液。因为眼球充满了血液，眼白变成了猩红色，虹膜被染成了紫色。这猩红的眼睛，血红色的瞳孔，死死地盯着每一个进入教堂的人，好像要看透惨死之躯一样，非常骇人。赤裸且强健的躯体已经明白了死亡，绝望地坐在那里，被羞愧压得抬不起头来。唯一有生气的就是脸庞，表情阴森恐怖，像是饱经折磨，却拒不屈服的囚犯一样。囚犯看起来很迷茫，他眼睛血红，神情坚定，却几乎没有憎恨。他被征服了，被打败了，受了伤，活着